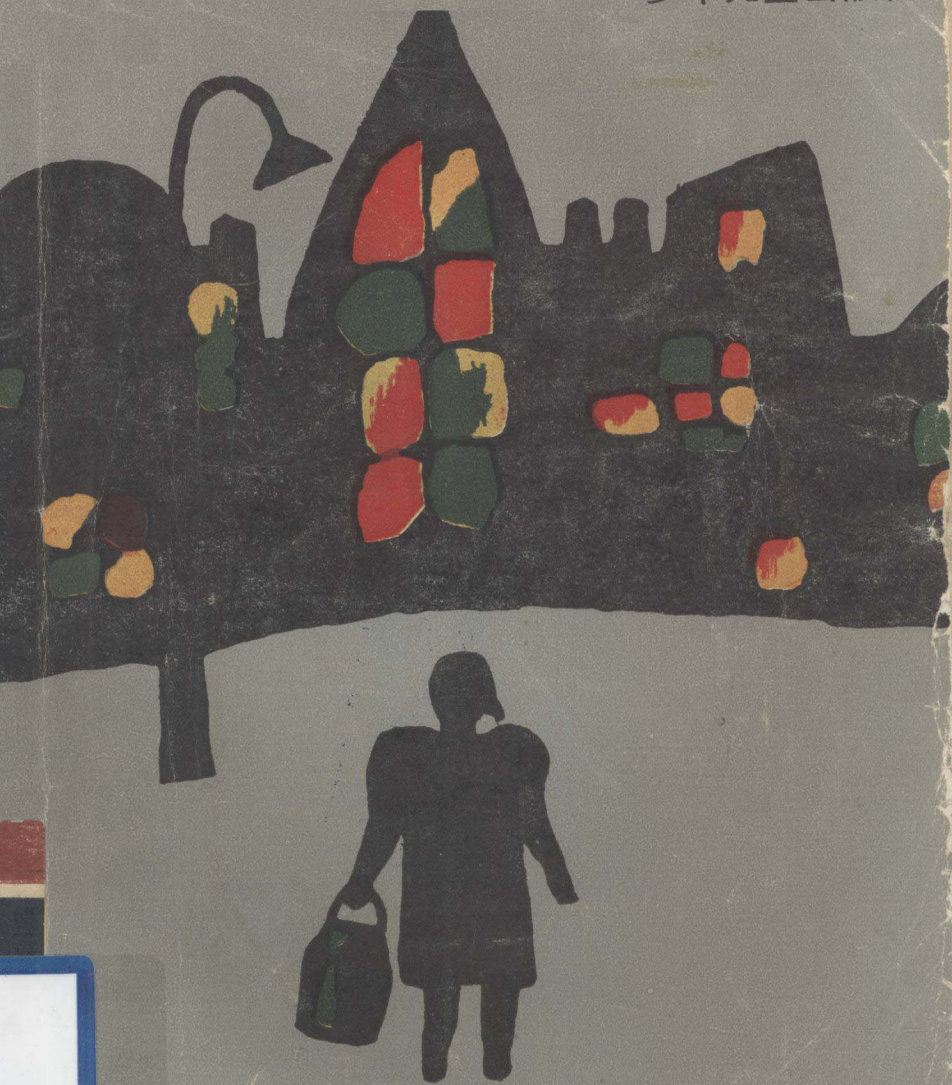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通缉令上的小女孩

【南斯拉夫】阿·米基奇 著

〔南斯拉夫〕阿·米基奇著

通缉令上的小女孩

李园锡 译

米·拉基奇 插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aleksa mikić

DJEVOJČICA SA PLAKATA

«Dečje novine»

通缉令上的小女孩

【南斯拉夫】 阿·米基奇 著

李园锡 译

米·拉基奇 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56 1/32 印张 4.125 字数 82,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0

统一书号：R10024·4543

定价：0.89元

内 容 提 要

南斯拉夫小游击队员玛丽娅等三个孩子，被队长派留在敌后和老交通西玛爷爷一起照料隐蔽在山洞里的伤员。玛丽娅不幸被南奸抓去，在她的好友彼得的帮助下，她得到了营救，并且冒着敌人悬赏通缉她的危险，进城报信，使地下工作者及时转移到解放区，壮大了游击队的队伍。

前 言

本书作者阿列克萨·米基奇是南斯拉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少年报》的创始人、社长和主编，还担任过《解放报》编辑，《合作社会报》主编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战争。因此，他的不少作品是以战争为题材，用诗歌、小说等形式歌颂少年儿童为祖国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他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南斯拉夫文学奖。

《通缉令上的小女孩》一书，写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小英雄玛丽娅反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和南奸的斗争故事。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夺去了玛丽娅等孩子的父母和他们的童年幸福。战争的洪流把他们卷进了游击队。他们在游击队里，帮助做饭，护理伤员，当通讯员，玛丽娅还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跟德国侵略者和南奸进行斗争，谱写了一曲英勇的战歌。作品塑造了一个聪明可爱，勇敢机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少年儿童形象，读来真实亲切，文笔朴素，是南斯拉夫向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好书。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张学周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示感谢。

译者 1986.10.

峡谷山洞

夜幕降临，队伍改变了行军路线。战士们排成一行，朝城市方向走去。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队长今夜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知道，城里有一个敌人的据点，里面驻着一股很凶恶的德军。不过，谁也不敢去问一下这位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队长。

队伍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战士们抬着受了重伤的二营教导员伊维奇和三十多名伤员，已经整整走了三天。因为要让担架上的伤员舒适些，还要搀走不动的同志，所以行军速度不得不放慢。在敌人这次新的扫荡中，队伍几乎每天都要打仗，伤员在增加。在敌人扫荡还没有过去之前，得先把伤员们隐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天，队伍行走了三个小时后，在一个村子旁边高地上的树林边停下来。战士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他们把伤员的担架放在地上，就分散去林子里。村庄里闪着若隐若现的灯光，远处传来汪汪汪的狗叫声，一轮明月时而钻进云层，时而露出它的圆脸。

队长派到村里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位老

爷爷。老爷爷中等个儿，留着密密的小胡子，拉低了的帽檐，下面露出一张骨骼分明的脸，他同队长和政委单独谈了一阵以后，便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手里提着一盏马灯，把灯藏在长斗篷里面。然后，他领着队长和政委穿过灌木丛，在黑暗中沿着陡峭的岩壁朝高高的山洞走去。深谷下面，湍急的河水在哗哗地流着，河谷对面是暗灰色的橡树林。

山上光秃秃的，三个人小心地顺着峭石间狭窄的羊肠小道，攀着仅有的一点草和树枝默默地走着。在一丛山葡萄藤前，老爷爷站住了。他拨开茂密的藤蔓，走进山洞。队长和政委也跟着走了进去。

黑暗中，一股潮气向他们袭来。

老爷爷把山葡萄藤在洞口遮严实后，直起身子，将马灯举过头顶，一束灯光照亮了山洞。

“就是这个山洞，”老爷爷说，“前一段时间，我把伊维奇同志藏在这儿了。”

队长和政委环视了一下山洞，山洞很像一个大厅，洞壁的斜度很小，呈拱形落在平平的石板上。洞的中央横着一块蛋形的大石头，顶部很平。大概在很久以前，就把这块石头当桌子用了。这个山洞过去曾经是哈依杜克^①藏身的地方。

“还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吗？”队长问。

“我老伴斯帕塞妮娅。”

“村里其他人呢？”

^① 十七至十九世纪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者。

“再没人知道了。这一片都是我的地，没人到这儿来。”

在敌人的夏季扫荡过去之前，把伤员们隐藏在这儿，是负伤的二营教导员伊维奇向队长出的主意。在这儿隐藏得好，德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伤员们会在他们的鼻子底下。

半夜时分，最后一个伤员被抬进了山洞，躺在铺开的麦秸上。为了使洞边不留痕迹，战士们把麦秸装在麻袋里搬进山洞。伤员们的武器也拿了进来。经过三天的行军，几乎所有的伤员都累得不能动了，他们环视着这不寻常的住地，尽管这里跟老鼠笼子差不多，可还是觉得安全多了。

队长胸前挎着自动步枪站在靠洞口的地方，旁边站着护理员米莲娜。老爷爷站在队长和米莲娜前边，举着灯给伤员们照亮。昏暗的灯光掠过伤员们的脸，打在凹凸不平的潮湿的洞壁上。队长不放心地注视着伤员们：

“同志们，”队长开始说道，“扫荡没结束前，你们就呆在这儿，然后……然后我们回来接你们，把你们送到我们的医院里去。”队长转向老爷爷接着说，“西玛同志是自己人。他会照顾你们的，为你们送饭和其他你们需要的东西。如果发生意外，你们的武器都在身边……”

队长的嗓子哽咽了，自从敌人开始扫荡以来，他已经连续几天没睡觉，鬃一样的胡子长满了脸，人瘦了，脸变长了，制服也已很破旧，他的胸前斜系着望远镜和装地图的小皮包，腰间扎着挂有手枪的皮带。他心事重重地扫了伤员们一眼，尽管他知道，会很快回来接他们的，但把伤员们留在这里，总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队伍必须在今夜突破敌人的包围。



“米莲娜同志将留在这里看护你们，”队长接着说，“斯塔诺耶、伊维察和玛丽娅留下来协助她。”

站在队长前面的两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队长的决定使他们很不好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队伍，只是在攻打敌人据点时，他们才和后勤同志留在后方。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总是和没能参加战斗的其他战士一样，好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尽管如此，队长今晚还是要这样安排，他是从来说一不二的。他们正想向队长提出，可还没等张嘴，队长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马上补充说：

“这里更需要你们……”

伊维察、玛丽娅和斯塔诺耶知道这话的含意是什么。尽管这些话是严厉的，但孩子们知道，队长在说这些话时心里是多么的难受。他在吐每一个字时，喉结都在颤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队长随时随地都在护着他们，就像护着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

队长和所有的人依依告别，最后一个离开山洞，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后，茂密的山葡萄藤遮住了山洞。

爷爷编的话

伤员们住的山洞紧靠着村子，离城里只有几公里。城里驻

着切特尼克^①。只要他们怀疑谁通游击队，就把谁出卖给德国人。德国人围剿游击队或到村里扫荡，狗腿子切特尼克总是跟着一起出动。

无论是切特尼克，还是游击队里，西玛爷爷都没有一个亲戚。他和老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当切特尼克叫他去开会，他总是说：

“老弟，你们让我安静会儿吧。我老了，不懂政治，我都听政府的，你们要什么，只要我有的，给就是，这就行了。”

切特尼克认为老爷爷是村子里最守本份的人，他很少到别人家去串门儿。村里人也很少有人到他家来。西玛爷爷的李子园紧挨着树林，山洞就在林子里。西玛爷爷给来来往往的游击队交通员们转递信件，从未被人发现过。他们常在这里歇脚，感到很安全。但是，孩子们留在这里，他们要在房子周围玩耍，进出树林。这样一来，就会被切特尼克发现，去报告德国人。到那时，可就……

孩子们留下的当天，西玛爷爷就把玛丽娅、斯塔诺耶和伊维察叫到一起，当着老伴斯帕塞妮娅的面对他们说：

“不管什么人，如果问到你们是我们的什么亲戚，你们就说是我们的外孙子，是我们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侄女安基察的孩子。你们的父亲在轰炸时被炸死了，你们今年到我这儿来过暑假。”

斯帕塞妮娅奶奶又叮嘱说：“你们讲话时一定要非常当心，我们村子里有切特尼克和德国人的特务。”

^① 南奸。

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默念着关于贝尔格莱德的事，轰炸的情况、父亲的死、他们家住房的号码，还有街道的名称等等。西玛爷爷对贝尔格莱德很熟悉。1941年的德国飞机空袭的那天早晨，他就在那儿。他一有空就给孩子们讲述这些情景。三个孩子把西玛爷爷讲的情景，一点不漏地反复讲了许多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人们问到时，讲得没有差错。

斯塔诺耶、伊维察和玛丽娅都是在游击队里长大的孩子。斯塔诺耶是游击队员们在死尸堆里找到的，一天夜里，他家的村子里很多人被枪杀了，他的爸爸、妈妈也被打死了，他受了重伤。游击队员掩埋了死者后，把受伤的小家伙收留了下来。在游击队的医院里，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斯塔诺耶的伤很快痊愈了。战争一开始，玛丽娅和她的母亲就被战争的涡流卷到了游击队。她父亲是工厂的工人，在战争爆发前的一次罢工斗争中，因和宪兵发生冲突牺牲了。伊维察也是游击队员碰到的，那天早上，德国人突然包围村庄，抓走了许多乡亲，把他们赶进集中营。伊维察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被抓走了。德国人还抢走了他们的财产，烧了他们的房子，……伊维察当时藏在园子里的木柴垛中，他听到了叫喊声，看到了自己家的房子被烧，但他都没出声，直到一切都静下来后，才走出来，一个人在被烧毁的村子里游荡。游击队员们见到他时，他正和一条失去了主人的狗躲在被烧焦了的废墟中。游击队员们把他带走了，起初大家想把他留在一个山区的村子里。伊维察伤心地哭了，请求留在部队里。队长看他怪可怜的，也就同意了。

起初，三个孩子在部队里帮着干些容易做的事情，帮着炊事

员乔尔杰做饭。乔尔杰也非常喜爱他们，常常把最好的肉塞给他们吃，夸奖男孩子们会烧火，玛丽娅会做饭。有空还给他们讲他的住在萨瓦河边一个村子里的孙女、孙子的事，经常对他们说：

“不知道我那小孙女、小孙子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有饭吃？”

玛丽娅好多次看到乔尔杰在端详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穿着海军服，那个头上系着发带的小姑娘，正朝着他们的爷爷调皮地笑呢。

有一次玛丽娅问乔尔杰：

“你喜欢他们吗，爷爷？”

“太喜欢了，太喜欢了。要是队伍从我家的村子那儿过，我会跑回去看看他们，抱抱他们，亲亲他们……”

后来玛丽娅被派到司令部工作，男孩们被派去当司令部的通讯员。可是他们一个劲儿地要求派他们到敌人后方去侦察。特别是玛丽娅和斯塔诺耶，虽然都已十四岁了，可是个子还很小，人们都把他们当作小孩子。他们经常到游击队的关系户那里送取信件。德国人和切特尼克都没注意过他们。他们常到敌人后方去侦察，给游击队带回来很多有价值的情报。目前敌人扫荡越来越猖獗，队长想让他们避一避风头。

米莲娜高高的个子，是个温柔的姑娘，留着一头蓬松的波浪形黄发。她不分昼夜地照看着伤员，给他们解绷带，洗伤口，上药，包扎。她从小城市的学校来到游击队后，整天为伤员们操劳。队长相信，把她留在这儿的山洞里，伤员们会得到最好的

照顾。

伤员们平时习惯了旷野和阳光下的生活，开始几天，他们很难忍受山洞里的昏暗。洞里连夜间也不敢点灯，只有在月亮升上树梢头的时候，玛丽娅才把洞口的山葡萄藤挪开一点儿，让月光稍稍划破浓重的黑暗。每当有的伤员痛得呻吟起来，她就马上来到跟前，给他整理绷带，把水和药递过去，说着宽慰的话，让他重新躺到铺上，这对她来说很不容易，可伤员们却没有觉察到，因为她的嘴角总是挂着微笑，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使人感到舒坦。她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自信和憧憬。

白天，谁都不敢到山洞里来，因为在河对岸路上经过的乡亲们，一眼就能看见沿着羊肠小道往上攀登的人，而这条小道就像刻在长着低矮千金榆的峭壁上，人们很难看得到。米莲娜只有夜间才出去打水和取回其他需要的东西。斯塔诺耶、伊维察和玛丽娅每天换班给米莲娜帮忙。每天凌晨，当朝霞升起前，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来到山洞，晚上再和来给伤员们送饭的西玛爷爷一起回家。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林中巧遇

这里的生活不同于部队，孩子们慢慢地也习惯了。过去，都是战士们照顾他们，现在呢，他们得和西玛爷爷、斯帕塞妮娅奶奶一起照顾别人了。他们每天都要为伤员们准备吃的。斯塔诺耶和伊维察给西玛爷爷当帮手，玛丽娅给斯帕塞妮娅奶奶当帮手。

他们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到山洞里去了。这时候，米莲娜就只好一个人整天守着伤员们。

所有的活计里，玛丽娅最喜欢帮奶奶挤牛奶。奶奶家的那头牛叫米拉瓦，挤奶时，米拉瓦总是老老实实在那儿，两只大犄角往前一伸，低下头，让玛丽娅轻轻地抚摸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玛丽娅想挠挠它额头，它就会顺从地把脑袋垂得低低的。有时候，玛丽娅也试着挤奶，可是动作总是不那么利索。

“喂，这样不行，”一次斯帕塞妮娅奶奶对玛丽娅说，“你看，应该这么着。”她告诉玛丽娅，用一只大拇指和四只指头夹住乳头，慢慢往下捋，牛奶才会流出来。玛丽娅按奶奶说的去做，开始，牛奶只挤出一点儿，不一会儿，她的两只小手就越来越熟练地在乳房上来回捋着，奶水也就大量喷了出来。

“奶奶，你看，你看呀！现在流得多带劲！”

“对了，对了，我的小丫头。不过，可别一下子都挤了，要给小卡瓦留一点儿。”

奶奶喜爱地管那头满身黄斑纹的小牛叫小卡瓦。

西玛爷爷差不多每天都从林子里带点儿东西回来。一天上午，他带回来一小篮子草莓，分给玛丽娅、伊维察和斯塔诺耶，孩子们得到草莓都很高兴。

“爷爷，”斯塔诺耶一边把红红的草莓放进嘴里，一边问：“哪儿有草莓？”

“山上，林子里。”

“真好吃。”伊维察喷着嘴说道。

玛丽娅看着放在面前盘子里的草莓没动，在默默地思索着

什么。

“玛丽娅，”伊维察喊了她一声：“可好吃呢，你怎么不吃呀？”

“我不吃。”玛丽娅一口拒绝。

斯塔诺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玛丽娅，为什么？”

“我要把我的一份草莓送给伤员吃。”

两个男孩子对视着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说：

“你说得对，玛丽娅。可我们就没想到。”

孩子们的对话西玛爷爷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他惊奇地发现孩子们不只想到自己，而且时刻想着伤员，觉得忘记伤员是不对的，感到自己的良心似乎受到了责备，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草莓还有呢。”爷爷说。

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斯塔诺耶问：

“在哪儿，爷爷？”

“山上的林子里。你们去采吧……”

斯塔诺耶、伊维察和玛丽娅马上到屋里找了几只篮子来。

“可别走远了！”斯帕塞妮娅奶奶朝他们大声喊道。

孩子们很快来到了林子里，他们在密密麻麻的叶子底下看到了不少又大又红的草莓。他们从这一丛转到那一丛，边吃边摘，不停地往篮子里装，沉浸在摘草莓的快乐之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眼看太阳升到头顶，林子里热气升腾，烤得人不好受。